



酒 饌 一

者 文 欽 許

一

饅

酒

許
欽
文
著

一九三〇年四月付排
一九三〇年六月出版



著者 許欽文

總發行所

北新書局
上海四馬路

分發行處

開封新華北街
南京花牌樓
北平琉璃廠
廣州永漢堂
重慶天主堂街

北新書局

一罇酒

實價六角

陶元慶先生作書面

目次

一罇酒·····	一
全白的毛絨手套·····	九
兄底秘密·····	二九
團扇·····	五九
貓和蝶·····	六九
門房·····	八二
同鄉時記·····	一〇〇
七月十八·····	一三四
在平湖秋月·····	一四六
未婚師母·····	一五六

情餓……………一六三

紅和白……………一八六

同情淚……………二〇七

一 饅酒

『有水司務！你要哭得這樣起勁，我剛才因為正在門口有事，不會跟你進去，不知道你究竟碰了什麼釘子？』門房阿發這樣問了，顧自捏起毛竹煙管來裝煙末。

『阿！喫了耳光了，唉唉！這我還是生平第一遭呢，恐怕臉上已經有點紅腫了罷！』剃頭匠有水把捫在臉上的手放下，站近了阿發哭訴。

『我們底廳長，』阿發連吸了兩口煙開嘴說，『都說他是大公無私的；現在他已爲着你動怒，竟然親自動手打了你，總是已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的緣故，究竟爲着什麼呢？』

『天地良心！』有水連忙聲辯，『阿發哥呀！我怎麼敢得罪他呢，我是非常感恩的，他已允許我就跟他出去當跟班，我真地感恩，所以今天特地趕來的！』

『這且不說，我問你剛才對他說了些什麼，做了些什麼，竟會引得他這樣大怒？』

『我實在沒有向他說什麼壞話，也沒有做什麼壞事；剛才我只捧着這罈老酒進去，——有水用手指了指放在他腳旁的一罈「放樣」酒——我對他說，「老爺！小人蒙老爺照顧，實在感激非凡，現在小人沒有什麼可以拏來孝敬老爺的，只弄得這罈酒來，倒是很陳的了，就請老爺嘗嘗罷！」阿發哥！你說，難道這是壞話麼？』

『他就這樣打了你麼？』

『不，當初他只惡狠狠地釘眼看我，隨即說了句「誰要你送這種

東西來！」顧自走向帳房裏去了，我本知道只有這樣一罇酒，實在太微薄，可是阿發哥！現在時勢實在尷尬，只是這個，我已是借的借當的當地湊起來的；要是不這樣，我也就不想跟着老爺出去了。這裏雖然沒有發財的希望，總還可以老婆兒子在一起。我想一時無法，只好慫恿了。我又對他說，「老爺！小人也知道這實在是不中喫的，但是要請老爺格外原諒，只好讓小人以後補上了！」經我這樣說了，他馬上旋轉身來大罵「混帳忘八蛋」，隨即起來動手就打，又罵我「太不懂事」，說我「還沒有上手做事，就鬧出了這樣的花樣，」而且不讓我再開嘴，迫令我帶着原物退出來了。」

「既然這樣，那末你把原物捧回去就是了，」阿發勸慰，「我們做底下人的，給老爺們打罵原是算不得什麼的，況且打也已經打過了，罵也已經罵過了，也不至於十分痛，還要哭得這樣起勁做什麼

呢！』

『阿！阿發哥！哪裏我是爲着打罵而哭的呀！現在我難過，只是爲着他不讓跟去了，最後他咬着牙關對我說，「我用不着像你這樣的傢伙，你不要再想跟我一道出去了！」這樣，阿發哥！我白白地挨打挨罵不要緊，不是一場高興已成空夢了。而且我早向各方說出嘴去，連固有的生意也已脫去了！』

『這倒確是討厭的了！』阿發表示同情慨歎。

『現在倒要問你了，阿發哥！你跟隨老爺得久了，他底脾氣總已熟悉了，雖然東西微薄點，但是我已懇了許多情，究竟爲着什麼，他還要這樣動怒呢，』

『哦，有水司務！這怕是你自己誤會的了，誰說我們底廳長是因爲嫌你底敬禮微薄，他只是討厭你這樣聲張地送東西來罷了。這在他是大

忌的，他常常和人說，「在司法界做事的人應該十分清白，」他在外邊有着一面很好的牌子，原是由靠硬做出來的，不隨便受人家底送品，不亂賣情面。」

「那末你爲什麼不早就通知我呢？」有水表示悔恨，也帶點責備的口氣地說，「要是早就明白了這個，我就不會碰這大釘子了！」

「啊喲！有水司務！這倒要請你不錯見怪的，你進去的時候哪裏知道這鑼酒是你自己底呢！我以爲你無非替哪位東家乘便帶來的。要是知道原是你自己底東西，自然早就阻止你了。」

「難道東家們底東西他是可以收得的麼？」有水驚奇地問，「難道那種東西是無礙於清白的麼？」

「怎麼你還想不到這種地方呢，東家們不原也是老爺們麼？老爺們是有老爺們底面子的，碰着了有面子的，我們底廳長自然只好顧全

面子了。」

阿發這些話有水並沒有全聽清楚，但從語氣，覺得事情已經弄糟了，好像自己委實已經犯了罪。愈感到恐慌，他想補救的心意也愈迫切；再三地懇求阿發替他設法，終於阿發放下了烟管對他這樣說，「老爺們底事，我們是管不到的；且讓我進去看看，探得了廳長底神情再說罷。」

有水跟着阿發向着內堂走去，到了天井前底花窗口，阿發用手做了個暗號，有水就在那裏停住了。

有水從窗縫裏窺探，在對過客堂裏，他看見有一個胖圓臉的鬍子正在那裏站着，指天畫地，揮動着手臂上底粗黑的毛。有水知道那廳長老爺還在怒罵，也就聽到了許多話：

真是「豈有此理？」竟想來污辱我底人格了！

『爲着一罇老酒，出一個臭名聲，這種事情別人或者會幹，難道我也會做的麼！』

『哼！法律是什麼？做法官的應該守持何等的尊嚴，他這混帳忘八蛋竟敢來侵犯，實在連打十個耳光還不夠，實在是該死該殺的了！』

這些話有水更聽不明白，尤其是「人格」和「污辱」底意思。但他從那鬍臉上底表情和聲音底調子，覺得事情實在已經糟透了，正在徬徨，阿發給了他個叫他退走的暗示，他只得無可奈何地回到了門房。

他覺得一切都已完了，好像生命已經到了盡頭，什麼事也無從做起，也已疲倦得乏了力。但他一順眼看到了那罇酒，重行興奮起來了。他想趕緊拏走，或者還可以要求原店退還銀錢，至少總也可以從

轉賣收回一筆錢來；他就捧起酒罈快走了。

在路上，有水把酒罈捧得這樣緊，好像這原是新發見的惟一的財寶；他又走得這樣快，好像這財寶原從別處搶來的，追兵已快趕到腳後跟了的樣子。

全白的毛絨手套

——怎麼已經把門門上了？老張！難道你已睡了麼？

——是老李麼？你要進來麼？

——是的呀，把門打開，就讓我進來罷！

——你有事情麼？

——是的呀，我是剛從上海回來的，我到上海去的事，難道你已

忘了麼？

——並沒有忘記，你不是說要今天底夜車才回來的麼？

——是的呀，我是剛下車來的，在家裏只把提箱放了放，就趕到這裏來了呢！因為我知道你是等着的，我想你這裏是早來一刻好一

刻的；今天雖已夜深，可是給你送到了，你可以預備明天一早就出去了，而且早點把東西給你送了來，早點見着，你也就可以早點高興了。

——我！你真——！

——這並不是我想對你表示怎麼樣，這實在是因爲——老張，爲着愛人底事，當事人固然就是當牛馬也甘心，把最後的一滴血汗用去也甘心；固然比自己底事情看得更重要，着實重要，重要萬萬倍罷！就是替朋友代做，這是我已經有了經驗的了，老張，我就老實告訴了你罷，我這次替你去爲愛人買東西，固然毫不感到麻煩，毫不覺得費心，實在比去做你自己底事情情願得多，也比去做我自己底更情願呢，這你無須見怪，決不是因爲也想去討你愛人底好，反正她我如今不會見過面，她究竟是位怎樣的女子，我一點也還設想不起來，可見

這完全是憑着精神上的感情的，這純粹是出於同情的罷！

——
哦！

——所以，我在火車將要到站的時候，早就提着提箱等候下來了。我恨不得馬上就到了你裏，我本想一出車站就直接趕到你裏來，可是提箱裏東西裝得太多了，很重很笨，帶着實在不便，所以就先到家裏放了放才來，我想你總要到了十二點鐘以後才睡，反正趕得上，可是到了涼荷橋頭，望見你底樓窗上已經暗暗沉沉，知道你已只點了盞綠色的小電燈，還以為你只是爲着什麼特別原因，暫時把大電燈滅了一息，可是到了房門口，居然已經把門門上了。但是開了門，你並不會脫去了什麼衣服。究竟爲着什麼？老張，我剛才不會弄清楚，難道你是剛滅了大電燈，正在預備脫去衣服就寢的麼？不，這不對，你底大電燈是早就滅了的了，從涼荷橋到這裏不是有着許多路，要經過許